



名家名译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МАТЬ

母亲

苏 高尔基 / 著 吴兴勇 刘心语 / 译
全译插图本



中国戏剧出版社



高尔基像

苏联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11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1906年写成长篇小说《母亲》，标志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因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夺取政权，受到列宁的批评。1931年，开始《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写作，但没有最终完成。1936年，因病与世长辞。

高尔基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主要著作还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众多文艺理论、文学评论和诗作等。



内 容 提 要

小说一开始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 ,展现了帝俄时代工人阶级沉重烦闷的生活环境。年轻的巴维尔原是一名受压迫的工人 ,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 ,找到了献身于工人解放事业的方向。他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 ,勤奋地学习革命理论 ,并逐渐懂得了工人痛苦的根源在于资本家的剥削。为维护工人的利益 ,他们在工厂里散发传单 ,向工人作宣传。

在革命斗争中 ,巴维尔始终依靠群众 ,教育群众 ,和群众一起成长。但由于缺乏经验 ,他在领导“沼地戈比”事件中失败被捕。通过监狱生活的锤炼 ,巴维尔进一步提高了觉悟 ,并逐渐掌握了斗争的艺术。为了把工人运动从自发的经济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政治斗争 ,出狱后 ,他更加重视群众工作。五一游行时 ,巴维尔高举红旗开路 ,群众“像碎铁屑被磁石吸住了似的”聚拢在他周围。当政府出动大批警察镇压时 ,巴维尔坚定勇敢 ,毫不动摇。这次游行使得巴维尔再次被捕 ,于是他又将法庭作为战场 ,同敌人展开斗争。巴维尔在法庭上的演说是全书情节发展的高潮。

小说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巴维尔的母亲尼洛夫娜。她像千百万受苦的妇女一样 ,被繁重的劳动和丈夫的殴打折磨成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人。丈夫死后 ,当儿子走上革命的道路时 ,

母亲也在儿子及其他同志的启发、帮助下 ,逐渐接受革命的真理。“沼地戈比”事件以后 ,母亲为了搭救儿子出狱 ,接受了散发传单的任务。五一游行使母亲进一步懂得了真理的力量 ,也使她更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巴维尔再次被捕后 ,她搬到城里 和同志们一起担负起革命宣传工作。她常装扮成修女、小市民或女商贩 ,带着传单奔走于市镇和乡村。最后 ,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去散发儿子在法庭上演说的传单 ,不幸在车站被暗探盯梢。在被捕时 ,她庄严地宣称 :“真理是用血海也淹不灭的……”

主要人物表

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弗拉索夫 (巴夫卢沙 ,巴沙 ,巴什卡)	工人。
米哈伊尔·弗拉索夫	工人 ,巴维尔的父亲。
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弗拉索娃	巴维尔的母亲。
安德烈·奥尼西莫维奇·纳霍德卡 (安德留沙 ,霍霍尔)	工人。
亚历山德拉(萨申卡 ,萨莎)	革命工作者。
娜塔莎·瓦西里耶夫娜	纺织厂教师 ,革命工作者。
米哈伊洛·伊凡诺维奇·雷宾	司炉工 ,雇工。
西佐夫	老翻砂工。
费多尔·马津(费佳)	工人 ,西佐夫的侄儿。
格里戈里·萨莫伊洛夫(格里沙)	工人。
伊凡·布金	工人。
叶戈尔·伊凡诺维奇(叶戈鲁什卡)	革命工作者。
柳德米拉·瓦西里耶夫娜	革命工作者。
伊凡·达尼洛维奇	医生 ,革命工作者。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	地方自治局职员 ,地下工作者。
索菲娅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之姐。

古谢夫兄弟

瓦西里(兄)和伊凡(弟)，
均为钳工。

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

排字工。

玛丽亚·科尔苏诺娃

饭摊小贩。

伊凡·伊凡诺维奇·瓦维洛夫

木工车间工头。

伊萨·戈尔博夫

工厂考勤员 暗探。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82

第一部

—

每天 ,在这个不大的工人住宅区的上空 ,在烟雾弥漫和充满油味的空气里 ,工厂的汽笛总是不合时宜地颤抖着 ,吼叫起来 ,于是 ,在这种刺耳的声音的驱使下 ,从那些狭小的灰色房子中 ,跑出一些像受惊的蟑螂一样的人们 ,他们哭丧着脸 ,不充足的睡眠未能使他们的筋肉消除疲劳 ,他们来到寒冷的昏暗中 ,在未铺好的街道上移步向前 ,朝向一座座耸立着的牢笼般的石头砌的厂房走去。工厂摆出冷漠无情的自信神色 ,等候着他们 ,同时用它的几十只油腻的正方形的眼睛 ,照射着泥泞的道路。污泥在人们脚下扑哧扑哧响着 ,不时传来几声梦呓的嗓音的嘶叫 ,夹着一声粗野的谩骂 ,恶毒地划破晨空 ,然而 ,又有另一种声音迎着人们飞来——机器粗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噗噗声。抬头一看 ,只见好些高高的黑色烟囱 ,阴沉而严厉地耸立在这个地区的上空 ,好像一根根粗厚的柱子。

傍晚 ,夕阳西下 ,它的血红的余晖在房屋的窗玻璃上有气无力地闪闪发光。——这时 ,工厂从它的石头的胸腔里把人们像废渣一样抛了出来 ,他们又踏上了归家的路。可是他们的模样与他们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满身油烟 ,面孔漆黑 ,在空气中散发出机油的恶臭 ,他们身上唯一明亮的东西是雪白的饥饿的牙齿。现在他们的声音显得有生气了 ,甚至带有几分高兴 ,——一天沉重的苦役总算结束了 ,回家可以得到晚餐和休息。

工厂又吞噬了一天宝贵的光阴，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尽量榨取它所需要的精力，一天的时光就这样无影无踪地从生命中消逝了，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但是，一想到即将得到的是休息的愉悦和烟雾弥漫的小酒馆的乐趣，他们的心中仍然感到欣慰。

每逢假日，人们睡到十点才起床，然后，有家小的中年人穿着最干净的衣服，前往教堂做弥撒，一路上责骂那些对教堂漠不关心的年轻人。从教堂回来后，胡乱吃几块馅饼，重新上床睡觉——一直睡到傍晚。

多年积累的疲劳使人们失去了胃口，为了吃得下东西，他们大量喝酒，用烈性烧酒来刺激食欲。

傍晚，人们懒洋洋地在街上溜达。备有套鞋的，即使道路干燥到没有一滴水，也把套鞋穿上；家中有雨伞的，即使炎阳高照也带着雨伞。

人们在路上遇上了，免不得要闲聊几句，但话题总离不开工厂和机器，或骂几句工头，——他们所说所想只是些与作工有关的事。在这枯燥的一成不变的生活中，他们的笨拙的苍白无力的头脑里间或也闪出几星火花，回到家里，他们和妻子拌嘴，动辄挥拳殴打她们。年轻人就下酒馆，或者轮流在各家聚会，拉起手风琴，唱着淫秽难听的曲子，跳舞，说下流话，喝酒。这些人的身体因过度劳动而十分疲劳，喝起酒来很容易醉，酒醉后，心里很容易产生病态的无名怒火，各种积愤在心中翻腾，寻找发泄的机会。于是，人们会紧紧抓住每一个机会发泄这种烦躁心情，为了一点小事，就以野兽般的疯狂互相厮打起来。一场场流血的斗殴就是这样发生的。这种无谓的争斗常常以重伤致残甚至丧命告终。

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最强烈的感情是仇恨，这是长期心理受损害造成的，正如过度的劳累使筋肉的疲劳无法消除一样，这种心理损害也是永远无法消除的，人们一生下来就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这种心灵的沉疴。它如影随形，一直伴随人们进入坟墓，并使他们在一生中干出许多令人厌恶的盲目的残酷勾当。

每逢节假日 ,年轻人都在外面逛荡 ,往往要深更半夜才回家 ,这时 ,他们的衣服撕破了 ,满身泥泞和尘土 ,脸上带着挨打的伤痕 ,可他们还要夸口自己怎样用拳头猛揍对方 ,有的在外面受了气 ,回来时怒气冲冲 ,或者流着屈辱的眼泪 ,露出可怜巴巴的样子 ,可又满嘴酒气 ,既令人怜惜 ,又令人讨厌。有时候 ,父母亲不得不出门寻找自己的儿子 ,他们在路旁围墙底下 ,或者某处小酒店里发现了他 ,小伙子已醉得不省人事 ,他们大声责骂儿子 ,用拳头朝儿子的被伏特加灌得像烂泥一样发软的身体打去 ,然后 ,强行将儿子拉回家 ,好歹照料他们睡下 ,因为第二天一早 ,当汽笛在空中怒吼起来的时候 ,——这种噪音污染空气好似发黑的脏物污染清澈的溪水 ,——得叫醒他们去上工。

老一辈人尽管痛骂和痛揍自己的儿子 ,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 ,年轻人喝酒、打架 ,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 ,——因为他们年轻时也同样酗酒、斗殴 ,也挨父母的打。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像一条不可测度的浑浊河流 ,平稳而缓慢 ,年复一年地不知向什么地方流去。全部生活都是被陈年的积习牢固套住的 ,人们的所想所做全按一成不变的模式 ,谁也没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

有时候 ,也有些外路人到工人区来 ,起初 ,他们只是由于自己是陌生人而受人注意 ,后来 ,听他们讲起他们从前工作过的地方 ,便稍稍引起了人们一点表面的兴趣。过了一些时候 ,他们身上的新奇的魅力消失了 ,大家对他们已经习惯 ,也就不再注意他们了。这些人的故事使他们知道 ,工人的生活到处都是一样的。天下乌鸦一般黑 ,既然如此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

但有时候 ,陌生人中也有人讲到一些工人区从未听过的事情。大家对于这些稀奇古怪的谈论 ,只是将信将疑地听着 ,不敢表示自己的态度 ,更不愿与谈述者争论。但这些人的谈论 ,在一些工人的心底激起了盲目的愤怒 ,在另一些人的心中则引起模糊的焦虑 ,而第三种人则因此对某种模糊不清的东西产生了淡薄的希望 ,因而惴惴不安起来。他们为了排遣这种不必要

的、妨碍他们的焦虑不安，便喝下比平常更多的伏特加。

如果发现陌生人身上有什么超越常规的地方。这些工人区的人们长久不忘记这一点，并且对待这种与自己不同的人怀着戒心。他们仿佛害怕这人会把什么东西带进他们的生活中来，以致打破他们无聊的生活常规，生活尽管沉重，但总算平稳。对于生活加在人们身上的一成不变的压力，他们已习以为常了。人们不指望生活变得略微好一点，认为任何变化都是以暴易暴，他们所受的压迫将会更残酷。

工厂区的人默默地回避那些谈论新鲜事物的人，这些人只好离开，再流浪到别处去，有的即便留在厂里，不是变得和周围的人一样，就是孤单地过日子……

一个人这样活到五十来岁——就死去了。

二

米哈伊尔·弗拉索夫也过着这样的生活。他是个钳工，毛发浓密，脸色阴沉，生着一双细小的眼睛，他从浓眉下睁眼看人时，总带着猜疑的目光，脸上露出不友善的冷笑。他是厂里最好的钳工，工人区数他的力气最大。但他对上司态度粗鲁，所以挣钱很少。每逢假日，他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害怕他。有人也想打他，但都没有打成。弗拉索夫只要看见有人走拢来，想向他动武，他便拣起石头、木板或铁块，宽宽地叉开两腿，一声不吭地等着对手。他那从眼角直到脖子长满黑胡须的面孔和毛茸茸的两手，使人见而生畏。尤其令人害怕的是他的那双眼睛——细小而且锋利，好像钢锥一般刺人，不管是谁，只要和他的目光相遇，都会感到面前这个人有一股无所畏惧的蛮劲，随时准备毫不留情地殴打别人。

“喂，给我散开，畜生！”他闷声闷气地说道。从他满脸浓密的胡须里，闪露出一口结实的黄牙齿。人们受到威吓，各自走开，但嘴里还胆怯地咕哝着一些骂人话。

“畜生！”他朝着人们背后短促地骂了一声，两眼露出像锥

子一样刺人的冷笑 ,然后 ,他挑衅似的昂着头 ,跟在人们后面走去 ,一面挑逗地喊 :

“喂 ,——谁想找死 ?”

谁也不想找死。

他平常脸色愠怒 ,沉默寡言 ,“畜生”这两个字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这样称呼警察和工厂里的上司 ,也用这种字眼招呼妻子。

“你这个畜生 ,没长眼睛吗 ?——我的裤子破了 ,也不补一补 !”

他的儿子名叫巴维尔 ,有十四岁了 ,弗拉索夫有一次想揪住头发打他 ,可猛不防巴维尔随手抄起一把分量挺重的铁锤 ,简短地说 :

“不准动手……”

“什么 ?”父亲问 ,慢慢移步走近身材精瘦颀长的儿子 ,好像一个阴影走近一棵白桦树。

“就是这样 !”巴维尔说 ,“我再也不让你打我……”

一面扬了扬铁锤。

父亲盯着他看了一会 ,把一双毛茸茸的手藏到身后去了 ,一面冷笑着咕囔道 :

“好哇……”

然后他重重叹了口气 ,添上说 :

“咳 ,你这个畜生 !……”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 ,他就对妻子说 :

“以后不要再跟我要钱了 !巴什卡 可以养活你了……”

“那你想把钱拿去喝酒吗 ?”她壮着胆子问。

“这你不用管 ,畜生 !我去找姘头……”

他并没有去找姘头 ,但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死为止 ,几乎两年光景 ,他不再理会儿子 ,也不和他讲话。

他喂养了一条狗 ,狗像他一样 ,长得壮实而多毛。那狗每

巴维尔的卑称。

天伴随他到工厂 ,到了傍晚 ,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每逢休息的日子 ,弗拉索夫就到几家小酒店闲逛。他缄默不语地走着 ,用目光在人们的脸上搜索 ,好像在寻找什么人。那狗整天跟着他跑 ,垂着一条长毛大尾巴。他在酒店里喝得烂醉 ,回到家里 ,坐下吃晚饭 ,用自己的盘子盛食喂狗。他不打它 ,不骂它 ,但从来也不爱抚它。吃罢晚饭 ,如果妻子收拾餐桌稍微慢点 ,他就把碗碟一股脑儿从桌上摔到地下 ,然后取出一瓶烈性酒 ,摆在桌上 ,自斟自饮起来 ,他背靠着墙 ,闭着眼 ,张大嘴巴 ,用一种喑哑低沉的令人忧伤的声音哼起小曲来。从他的嘴里 ,发出一些伤心而又难听的声音 ,这声音如泣如诉 ,把粘在唇髭上的面包屑都震落了 ,这个钳工用粗大的手指捋着胡须——独自哼唱个不停。歌词没人能听懂 ,字音拉得挺长 ,简直像冬天的狼嚎。他一直喝到酒瓶倒空为止 ,然后侧身倒在长凳上 ,或者把头伏在桌上 ,一觉睡到清晨汽笛声响。那条狗就一直卧在他的身旁。

他死于疝气病。死前四五天 ,他全身发黑 ,在床上滚来滚去 ,两眼紧闭 ,牙咬得咯咯直响。他有时对妻子说 :

“拿耗子药来 ,把我毒死吧……”

医生吩咐给他做热敷 ,并且说要动手术 ,病人当天就得送进医院。

“见你的鬼去吧 ,——我自己会死 !……畜生 !”米哈伊尔声音喑哑地喊道。

医生走后 ,妻子含着眼泪劝他去动手术 ,他紧握拳头 ,威胁她说 :

“我要是好了——你更倒霉 !”

早上 ,正当汽笛呼唤工人去上班的时候 ,他死了。他躺在棺材里 ,一张嘴大张着 ,但是他的眉头紧锁着 ,怒气冲冲。给他送葬的除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外 ,只有那条狗以及被工厂开除的小偷和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科夫 ,当然 ,还有几个工人区的乞丐。他的妻子低声呜咽了不大一会儿 ,巴维尔没有哭 ,工人区的人们在路上碰见他的棺材 ,便停下来画十字 ,相互谈论着 :

“那个人死了 ,佩拉格娅可该松口气了……”

有些人纠正说 :

“死的不是人 ,而是——一头牲口……”

棺材埋好后 ,人们都散了 ,而那条狗留下不走 ,蹲在新掘出的泥土上 ,长久地 默然无声地嗅着这坟地。过了几天 ,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

三

父亲死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 ,在一个星期日 ,巴维尔·弗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 ,回到家里。他摇摇晃晃地 ,钻进前厅衣帽间的一个角落里 ,像他父亲那样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捶 ,冲母亲大声喊道 :

“拿晚饭来 !”

母亲走到他身边 ,和他并排坐下 ,伸手拥抱儿子 ,她把他的头搂进自己的胸口。他用手撑着母亲的肩膀 ,反抗着 ,嘴里嚷道 :

“妈妈 ,——快点 !……”

“你这傻孩子 !”母亲伤心而又温柔地说 ,制住了他的反抗。

“我还要抽烟呢 !把爸爸的烟斗给我……”巴维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 ,嘟嘟囔囔地说。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醉酒。伏特加使他的身体发软 ,但是他没有失去知觉 ,酒醉心里明 ,脑海里不断地闪动一个问题 :

“我醉了吗 ?我醉了吗 ?”

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 ,她眼里哀伤的神情使他十分感动。他想哭 ,为了压抑这种感情 ,他故意装出一副比实际要厉害的醉态。

母亲的慈爱的手抚摩着他的粘满汗水的蓬乱的头发 ,她在他耳畔轻轻地说 :

“你不应该做这种事……”

他开始感到恶心。在一阵剧烈的呕吐之后 ,母亲把他安排

在床上睡下 ,给他的苍白的前额敷上湿毛巾。他略微清醒了一些 ,但觉得自己身下在波浪起伏 ,周围的东西都在晃动。眼皮变得很重 ,嘴里感到一种难受的苦味 ,他透过睫毛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孔 ,胡乱地想道 :

“看来我喝酒还是早了点。别人喝酒都没事 ,可我喝了就恶心……”

母亲柔和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边 ,这种声音好似来自很远的地方 :

“你要是喝起酒来 ,那你怎能养活我呢……”

他没睁开眼睛 ,说道 :

“大家都喝酒……”

母亲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儿子的话没错 ,她自己也清楚 ,除了酒店 ,人们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消遣。但是 ,她仍然说 :

“可你不要喝 !你父亲喝得太多了 ,把该你喝的酒也喝光了。他把我折磨得够苦的了……你可怜可怜你的妈 ,好不好 ?”

巴维尔听到这些悲伤而温柔的话 ,想起父亲在世时 ,母亲在家里处处小心 ,默无声息 ,让别人察觉不到她的存在 ,她成天生活在恐惧中 ,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挨打。巴维尔为了不和父亲碰面 ,近来很少在家 ,因而和妈妈也疏远了。现在他逐渐清醒过来 ,仔细地端详着母亲。

母亲个子很高 ,有点驼背 ,因长年的劳累和遭受丈夫的殴打 ,她的身上有不少损伤。她走起路来无声无息 ,略微侧着身子 ,仿佛害怕碰着什么似的。她的脸蛋宽广 ,呈椭圆形 ,但上面刻满皱纹 ,还有点浮肿 ,发黑的眼睛 ,像工人区大多数妇女一样 ,带着哀愁不安的神情。她的右眉上方有一道深深的疤痕 ,因此 ,眉毛略微吊起 ,看上去好像右耳略高于左耳 ,这使她的面孔具有一种似乎总在胆怯地谛听什么的神态。在浓密的黑头发里已经显露出一绺绺白发。她整个神态都是柔顺的 ,哀伤的 ,逆来顺受的……

一颗颗的泪珠 ,顺着她的双颊 ,慢慢地往下掉。

“不要哭 !”儿子低声央求说 ,“给我点水喝。”

“我给你拿点冰水来……”

但是当她转来时，他已经睡熟了，她在他身前站了一分钟，水勺在她手中震颤着，冰块轻轻敲打着铁水勺边。她把水勺放在桌上，默默地在圣像前跪了下来。玻璃窗外，酒鬼们的生活在照旧响动着，激荡着。在秋夜的昏暗和潮气里，手风琴的声音颇为刺耳难听，有人在大声唱歌，有人用下流话互骂，一个焦虑、疲倦的女人的声音在惊惶的喊叫着……

在弗拉索夫家的小屋里，生活流逝得比过往要平静和安宁，而且与工人区别的地方相比，有些异样。他家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边缘，在一个不高的陡坡旁，坡下是一片沼泽地，厨房以及用薄板隔开的母亲的小卧室占了房子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是个有两扇窗子的四方房间，一个角落里放着巴维尔的床，在对着房门的角落里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条长凳，还有几把椅子，一个上面放着小镜子的衣橱，一个衣箱，一个挂钟，屋角里还有两个圣像，——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巴维尔做了当时的年轻小伙子应当做的一切事：买了手风琴，胸口浆硬的衬衫，漂亮的领带，套鞋，手杖，他变得和他年纪不相上下的青年人一样，经常参加晚会，学会了跳加特里舞和波里卡舞，每逢假日，回家时喝得醉醺醺的，因醉酒而吃尽了苦头。早晨醒来时头痛，胃很难受，脸色苍白而苦闷。

有一次母亲问他：

“怎么样，昨晚玩得痛快吗？”

他带着抑郁和暴躁的口吻回答说：

“无聊得要命！最好还是钓鱼去，要不——就去买一支猎枪打猎去。”

他干活很卖力气，没有旷过工，也没有被罚过款，平素，他沉默寡言，一双长得极像母亲的蓝色大眼睛，总带着不满的神色。他没买猎枪，也没去钓鱼，但是，他的日常行止，显然已偏离了大众所走的陈规老路：很少参加晚会，休假的日子，虽然也到别处去，但回来时从不曾喝醉过。儿子的点滴变化都离不开母亲的精细的眼睛，她发现，巴维尔浅黑的面孔更瘦了，眼神越